

# 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安慰我们的灵魂

上个月,第十届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行,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舒辉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,时间是一条顺流而下的河流,所以故乡是永远回不去的,虽然时光一去不复返,但那个承载了我们童年旧时光的地方还在。舒辉波本职工作是在大学教书,他在儿时通过阅读领略到一种无法名状的忧伤,还觉得这样的伤感是很美好的,这时候他明白这就是作家的创作,从此立志成为这样的人,开启了业余创作模式,并且一路走来,取得了令人刮目的成就,凭借《梦想是生命里的光》《逐光的孩子》蝉联第十届、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。对于读书,舒辉波表示:“你在作品里读到自己,会突然被触动,觉得那个遥远的陌生人是在用文字安慰你的灵魂,并且在遥远的地方还存在一个不认识的自己。”

本期嘉宾 舒辉波 特约访谈人 陈智富

## 1 我们在遥远的地方还存在一个不认识的自己。

**陈智富:**你的儿童文学作品多以生命成长为主题,关注那些不太受关注的暗角地带的孩子,呈现出忧郁、忧伤的色彩。这和自身成长经历有关吗?

**舒辉波:**在生活中,我是个温和善良真诚的人,没有什么脾气。但是内心倔强,会坚持自己认定的一些事情。

小时候,我内向、敏感,自然就把许多情感放大了。又特别喜欢看书,常常进入书里的世界之后回不来。我印象深刻的是胡安·鲁尔福的《佩德罗·巴拉莫》,这本书很迷人。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和诗歌我也喜欢。其他作家如卡夫卡、马尔克斯、福克纳、卡尔维诺、康拉德、君特格拉斯、科塔萨尔、萨拉马戈、奈保尔等都比较喜欢,另外鲁迅、莫言、王小波、余华也喜欢。

在我创作道路上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莫言。我读大一的时候偶然间从同学那里读到《丰乳肥臀》,惊喜不已,然后就到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找他的书,后来在二楼的书架上找到了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一套莫言文集。为了在熄灯后看莫言的书,特意跑到汉正街花了20块钱买了一个应急灯。那是1996年,对于一个贫困生来说,是一笔很大的开支。之后,只要他出新书,我就会买。这两年又把莫言和余华的全集读了一遍,还是觉得好。

这些年我一直在重读经典,特别是我重读《安徒生童话》后,收获很大。许子东教授说过一段话:我读《骆驼祥子》读了三遍,第一遍读完觉得是骆驼祥子的故事,第二遍读完觉得是老舍的故事,第三遍读完觉得是许子东的故事。我想,一个好作品就应该是这样的,你在这个作品里读到自己,突然被触动,你觉得那个遥远的陌生人,用文字在安慰你的灵魂,并且在遥远的地方还存在一个不认识的自己,在文字里看到了他正在用他的文字讲出似曾相识的自己。这种认同感,既是阅读的伟大,也是作者的伟大,更是文学的伟大。这是我作为一个读者的感触,但是我也希望能成为这样的作者。

**陈智富:**你是因为什么机缘,选择了儿童文学领域创作?

**舒辉波:**契诃夫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家,他的全集,我都读完了,循着时间线阅读,他真的是越写越好,了不起啊,43岁就死了,很可惜。《套中人》《变色龙》等早期的作品还有些是为了取悦读者,到后来的《第六病室》《草原

啊,深刻又深情。

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,一次平常的早读,读课文《凡卡》,后来知道是契诃夫的作品。那时,我第一次通过阅读领略到一种无法名状的忧伤,还觉得这样的伤感很美好。当我明白了这是作家的创作之后,我就想成为这样的人。

选择儿童文学是因为我当时在电视台工作,要写儿童题材的电视剧剧本,于是,就开始阅读儿童文学作品,读得多了,就觉得我也能写。于是,就开始写。

**陈智富:**你的创作一向都很重视采访,重视真实,请问是不是受到记者经历的影响?你是怎么看待记者写作和作家写作的差异?

**舒辉波:**李敬泽在发起“人民大地·行动者”的非虚构写作计划时,曾呼吁我们的作家和那些有志向、有才能的写作者,离开电视、离开报纸、离开那些第二手的東西,走向民间,走向这个时代丰富多彩的生活内部。他说,想象力匮乏的原因之一是对世界所知太少。这个我深有感触。

至于记者写作和作家写作,我觉得本质上差异不大,有很多记者也是非常优秀的作家。比如写出《铁皮娃娃》的斯韦特兰娜·亚历山德罗夫娜·阿列克谢耶维奇就做过记者。

**陈智富:**你的《逐光的孩子》获得了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小说奖,这是中国四大文学奖项之一。这部小说以全国先进工作者范献龙为原型,呈现了支教大学生乡村支教时陪伴孩子成长的心路历程。你也有多次支教经历,有哪些感动的瞬间?

**舒辉波:**我想我们真实生活所经历的更多是碎片化的瞬间和片段,不会像文本那样生成内在的逻辑——当然,也许真实的生活也有逻辑,那是在看不见的命运的手中。作家讲很多故事,写很多人,其实也许都是在写他自己。

2015年5月,我到四川旺苍县五权镇支教了半个月。2017年,我到云南瑞丽支教,那是一个靠近缅甸的小镇,隔着一条小水沟就是边境线。有很多缅甸的小孩骑着自行车就来我们这边学校上课。他们很多是傣族的,也都会讲汉语。他们中很多人的父母都是在瑞丽打工的,觉得中国的教育好些吧。那个小镇小学处在边境线上,

学校场馆建得比较好,硬件设施都不错,但是,当地的图书室很小,也只陈列一些老旧的图书。

和美欧日相比,我们的基础教育特别是阅读这一块还是有很大差距的。在西方发达国家,任何一个社区都有自己的社区图书馆,孩子们在那里可以读到最新最好的绘本,而且社区图书馆都配有专门的老师,到了周末还有老师自愿讲绘本故事,这些都是免费的。当然,我们在大城市里,比如武汉少儿图书馆有丰富的图画书资源,但是普及到社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
**陈智富:**真正有抱负的作家,其实是需要大量的知识储备和生活经验沉淀的,知识型、研究型作家才能走得更远。

**舒辉波:**当代,活跃在国内外的作家几乎都是这样的研究型写作者,这也是一种潮流。比如说,阿特伍德、迈克尔·翁,都是大学教授、学者。一个作家写到了一个平台,没有更丰富的精神养料就没法更上层楼。立意不高远,怎么可能写出高远的作品?余华和莫言,实在是因为天赋太高,是天才型的作家。当然,后期的自我教育很重要。他们的全集,我都读完了,而且不止一遍。读他们的随笔和文论,你就可以知道他们的阅读量非常惊人。目前一般的高校中文系老师都未必有这么大的阅读量。当然,一个作家写出一个好作品,也是需要运气的。余华写《活着》,大概就是他最好的作品,自然而然就成了,这是运气,前期准备够了,水到渠成的结果。

**陈智富:**优秀的作家一定会收获无数优秀的读者、心灵契合的读者。当然,优秀的作家一定是不断抗拒自我重复的,一定要不断追求突破的。

**舒辉波:**在《逐光的孩子》北京研讨会上,邱华栋老师说,据他这些年的观察,舒辉波是成长型的作家,经常给大家带来惊喜和意外。邱老师很了解我、关心我,对我的帮助也很大,我很感谢他,我觉得他这么讲是出于对我的爱护。我当然不一定就是这样的,我把他的话当做师长的勉励吧。我希望自己成为成长型的作家,不断成长,至于能够长成什么样子,要努力,也要靠运气。即便读了这么多书,能不能把自己的作品写好,也不一定。这也是写作的迷人之处,你始终无法把握。

## 2 很多时候的幸福和欢乐都是“痛”过之后更加深切。

**陈智富:**文学创作作为最古老的职业之一,一般被认为是个性化的劳动,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,分工的细化,商业化大潮的涌动,涉及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、动漫转化等文艺门类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集体思考、合作创作的路径。你怎么看待集体创作这个问题?

**舒辉波:**文化产业化之后,需要各个生产环节符合工业化流程,这是科学的,也是市场化选择的结果。所以涉及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、动漫转化等文艺门类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集体思考、合作创作太正常了。但是涉及具体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,我还是更喜欢个人的、个性化的东西。

**陈智富:**回顾这些年的创作,你写到哪本书的时候,发觉自己找到了创作的感觉,比较熟练地掌握了写作这门技艺,知道想要追求的风格是什么?

**舒辉波:**其实扪心自问,到如今,我都不敢说我熟练地掌握了写作这门技艺。只能说,对于文学创作,我始终心怀虔敬,因为写作艰苦又迷人。说到忘我,大概除了睡觉就是写作。对于是否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,我自己还不太确定,我想大致还是有的。只是,我也始终想做一些尝试和改变,我怕自己陷入一种叙事的惯性里一再重复而不自知。所以,我总是写完一个作品之后,要看很多书,过了好久,然后再来写。

我在写《逐光的孩子》稍稍有点感觉,但距离你说的标准还很远。这不是谦虚啊,一个人对自己的认知,要放在全人类文学的坐标体系里看,而不是自以为是沾沾自喜。我觉得,沾沾自喜太容易了,你随便说一个奖,外行也不了解,更何况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多少还是一个有一定分量的奖项。但是,扪心自问,这是我最

好的水平吗?还不是。这样的自我评价是建立在我对世界文学作品的阅读基础上的判断。

**陈智富:**你的《梦想是生命的光》写的是真实故事,读来令人感伤,读后回味无穷又觉得无比温暖,增添了一种生活的勇气。第一个故事《妈妈永远是我的泪点》,让我想起宫崎骏的电影《萤火虫之墓》,阴郁氛围中却有一种坚强的力量在支撑着。没有最真实的素材与经历,笔下的人物不可能说出那样动人心魄的痛感,作者也不可能写出锐利的刺骨的疼痛感。现在的儿童文学作品,精美绘本盛行,更多的是倡导一种欢乐教育,崇尚轻阅读,你却避开了一条更加艰难的道路,执着于作品写出强烈的痛感来,为什么?

**舒辉波:**这些年写作的时候,我总是在琢磨字、词,越来越觉得汉语之伟大,不仅声韵动人,构词还特别有深意。比如说“痛快”这个词吧,我觉得很多时候的幸福和欢乐都是“痛”过之后感受才更加深切。再比如说“痛定思痛”这个成语,也是在我失去了至亲之后才深切懂得。

我真的写出了“痛”感吗?我觉得你这是在表扬我。我希望孩子们在阅读我的文字的时候,也能觉出生命的丰饶,生活不尽是轻飘飘欢笑,再说了,谁要说孩子就快乐,我觉得孩子们自己也不会同意。看看他们的学业和压力,他们也焦虑和抑郁。我写生命里的“痛”是因为我想写真实的人生,其次,我是想和我的读者们真诚地分享我所体味的欢欣和痛楚,因为,这也会是他们将要开始的人生。

**陈智富:**你的很多作品不能简单地说是儿童文学作品,因为你的创作背后是有充分的知识储备与深层的人文关怀底色的。早期长篇小说《秋水河的秘密》,以

